

風雷扇

目

第 一 章		1
第 二 章	初露头角.....	48
第 三 章	香钗美人.....	95
第 四 章	云梦留艳.....	141
第 五 章	擂台扬威.....	185
第 六 章	洞里乾坤.....	231
第 七 章	重见君颜.....	301
第 八 章	一探蟠龙庄.....	325
第 九 章	落花有意.....	373
第 十 章	娇娃救英雄.....	419
第 十 一 章	花园盗扇.....	464
第 十 二 章	神扇易主.....	510
第 十 三 章	神秘庄院.....	555
第 十 四 章	审俘.....	600
第 十 五 章	美人计.....	623
第 十 六 章	苦肉计.....	647
第 十 七 章	单刀赴会.....	693
第 十 八 章	扇风.....	739
第 十 九 章	游龙双.....	786
第 二 十 章	扇失人安.....	833
第 二 十 一 章	恩仇了了.....	880

第一章

冷 香 玉 钗

这里是阴山的冥谷——

阴风惨惨，细雨霏霏，白骨磷峋，坟墓林立，弥漫着无边的恐怖，无限的肃杀！

谷中，突然飘出一阵断续之声：

“……天下至尊救我！”

“救我者天下至尊……”

声音幽怨、凄凉、悲怆、怅惘，随风飘荡，像哀鸿悲鸣，像杜鹃泣血！

这是什么声音？

是妖怪？

是鬼神？

还是人？

的确是人声，而且是一个女人的声音。因为那声音完全与普通女人的声音一样。

她，因何被陷于这阴森恐怖的深山绝谷中？她是个何等样的女人？而陷在谷中的什么地方？何以只闻其声，不见其人？

“……天下至尊救我！”

“救我者天下至尊……”

这断续之声，内含何意？作何解释？

这真是一个谜，一个使人无法揣摩的谜？

蓦然，谷的入口处，像幽灵般的闪入一双男女——

只见男的年约十一二岁，长得眉清目秀，面如桃李，惟脸上布满着惊惧的恐慌，在惊惧和恐慌的表情中，似乎尚含着一片迷茫的色彩。

女的约二十七八岁，黛眉横新月，粉面藏梨窝，有一种出尘脱俗的神采；仪态庄肃，神容若霜；但她美眸转处，却不时露出重重的悒郁和不安。

“姑姑：那女人还在叫，已好几年了，怎么仍无人救她？”男孩将身子紧贴他姑姑的胁下，声音颤抖，不胜惊恐和迷茫的问着。

姑姑脸色一沉，严肃的道：“童儿：忘了姑姑的话么？”

“姑姑……你不叫我说话，但，为什么不叫我说话呢？”

姑姑双眉紧蹙，幽幽一叹，道：“声音低些！”目射责备之光，仿佛这谷中藏有极为恐怖的鬼怪。

男孩得不到他姑姑的解答，小心灵中更加迷茫，向那怪女人发声之处望去，只见峭壁如镜，哪有什么人影？

半晌，他在好奇心的冲激下，把入谷时的恐惧之情冲淡不少，又问道：“姑姑：那怪女人藏在哪里？我们为何只听到她的声音，看不见她的人？”

这一连串的问候，姑姑听若罔闻，渐渐的，她的目光迟滞，不知怎的，竟滚下两串泪珠，但旋即如梦呓般的道：“天下至尊……天下至尊……”她心灵深处，似乎有着极为沉痛的创伤，然只是一刹那的工夫，即又恢复原来的庄肃和冷静。

姑姑拉着男孩的手，直向一株古松下的坟墓走去。

男孩实在压制不住内心的好奇，又道：“姑姑，那女人究竟是什么人？”

“谁知道她是什么人？”

男孩诧异道：“姑姑，你也不知道？”

“嗯！不但我不知道，就是天下间也没有人知道。”

“大概是妖怪？”

“真可以说是只害人的妖怪。”

“啊！害人的妖怪？”

“不错，这谷中的白骨和坟墓，都是为她而丧命的武林高手。”

那男孩姓金名童，他乍闻此言，小脸上立时呈现一层惊疑，双目一扫谷中嶙峋的白骨和林立的坟墓，道：“这谷中那么些人，都是为她而死？是怎么为她而死的？”

“为想救她死的，哼，十二年来，不但这谷中死了一百多人，为想救她死在谷外的，更不知其数！”

“啊！十二年？姑姑，你是说她在 这里 呼救了十二年了？”

“不错！足足十二年了。”

“十二年！十二年！”金童以惊恐而含着同情的目光，怔怔的看着那发声之处，喃喃自语：“十二年了！”

蓦然，那女人凄切、悲怆的呼声，又随风飘入二人耳中。

“……天下至尊救我！”

“救我者天下至尊……”

金童不自觉又打了一个寒颤，仰脸低声道：“姑姑：她又在叫了。”

“唔。”

“姑姑！她会不会害我们？”

“只要我们不想救她，自不会害我们，不过……”她忽然煞住话尾，脸容顿呈悲愤之色，双目中闪出仇恨的光芒，但此种异常的表情，只是一闪而逝。

金童没有追问她未完的话，也没有留意到她异常的表情，只觉得他姑姑的话越使人糊涂。他沉思了一会，道：“救她的人反遭其害，真是好心没有好报，以后谁还敢救她。”

“尽管为救她死了不少人，但未死的人却仍在梦寐以求的要救她。”

“真是怪事，我金童可没有那么傻。”

姑姑庄肃道：“你现在年纪小，而又不知其中原委，自不想救她，要是你长大了，而又知道了其中因由，你也不会例外，就是你不愿救她，姑姑我也要你救她。”

金童听了这番话，双目瞪得老大，迷惑的道：“姑姑，童儿越听越糊涂，那女人究竟是什么人？”

“你年纪还小，告诉你也无用，待你长大而练成绝世武功后，姑姑自会告诉你。”

“我们每年到此，你都这么说，其实你先告诉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”

此时，二人已走至坟墓之前。

姑姑庄肃道：“我们不谈那事了，快跪下烧纸钱。”

金童小嘴一噘，道：“姑姑，不肯告诉我那怪女人的事，那么就告诉我这是谁的坟墓好么？”

“能告诉你时，姑姑自会告诉你，快跪下吧！”

“不！”

姑姑一怔，惊骇的看着这个一出世就由她抚养，从未反抗过她的侄儿，好半晌，才道：“怎么！你竟不听姑姑的话

了？”

“不！童儿只是要知道这是谁的坟墓？”

“姑姑不能现在告诉你，快跪下！”

“不！”

姑姑气得脸色泛白，高举玉掌，作欲打之状，喝道：

“逆子！你跪不跪？”

金童自懂事以来，从未见过他姑姑以此种态度对待他，吓得眼泪夺眶而出，“噗”的跪在墓前，仰起小脸，求饶的道：“姑姑，童儿不敢了！”

姑姑徐徐放下微抖的玉掌，不自觉的也掉下两串泪珠，悲感的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好吧，将纸钱烧后姑姑就告诉你。”

“真的！是童儿的父母么？”

姑姑点点头，又摇了摇头，道：“待会告诉你吧。”说时，将带来的金银纸和香烛取出，正要擦火熠燃时——

蓦然，谷中激起一阵尖锐刺耳的声波——

像深壑猿啼，像孤鹜夜泣，像鬼哭，像神号；回荡谷中，久久不绝。

倏然间，谷中变得更加阴森，更加恐怖，气压急切下降，空气几乎凝结不流，使人心颤胆悚……

姑侄二人乍闻此声，顿感毛发直竖，肌肉收缩，同时机伶伶的打了一个寒颤！环目四看，徒见风萧萧，雨濛濛，白骨磷峋，坟墓林立，哪有什么异样之物？

金童惊恐万分，低声道：“姑姑：这是什么声音？”

“坏人的笑声！”

“好怕人的怪笑！”他又四下搜望了一会，道：“那人藏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……”姑姑还未答话——

笑声戛然而止，接着，人影连晃——

姑侄忙一回头，只见谷的入口处，并排站着三个儒装打扮的中年人，左边的一个，目角上翘，中间一个，目角下垂。二人的眼睛，均射出闪耀的光芒，上翘者貌甚凶恶，下垂者貌似阴险，右边的一个，双目圆而突，獠牙露齿，仰天塌鼻，是一付粗暴之相，但三人的脸色，却都异常白净。一见金童和他姑姑，即同时笑得眉飞色舞，笑声中，表露出无限的轻薄与邪淫。

姑姑乍见三人，心气顿时下沉，秀脸色变，心房“噗噗”乱跳，暗道：“糟！今番可要完了。”赶忙回过头来，装作若无其事之状，继续烧纸点香。

金童看了三人一会，回过头来，低声道：“姑姑！那三个是什么人？”

姑姑低声喝道：“不要多管闲事，快烧纸钱！”

金童不敢再问，忙拿了一叠金银纸放在火堆里，又回头偷看了三人一眼，见三人正向他们慢慢走来。

他小心灵一愕，急道：“姑姑！他们向我们走来。”

姑姑并不答话，把带来的香、烛、纸钱，统统放在火堆之中，向坟墓叩了三个头，拉着金童的手站了起来，道：“回去！”向谷的出口走去。

三儒士见二人要走，急忙加快脚步，将路拦阻，目角下垂儒士皮笑肉不笑的道：“怎么！就要走了！”

獠牙儒士咧嘴笑道：“十年前的老朋友，好不容易碰上，正好叙谈别后之情，聊慰相思之苦。”

姑姑双目圆睁，脸泛青色，轻哼了一声，置之不理，拉着金童的手，欲绕路而去。

但，三儒士同时发出一阵轻薄的笑声，即又移身将二人拦住，并向二人逼得更近。

獠牙儒士道：“人家都叫我色狼，我曹全虽喜欢与女人亲热亲热，却未爱过任何一个女人，只有你奔月嫦娥……”

姑姑勃然怒叱道：“住嘴！请你们放尊重点，我奔月嫦娥并非好欺负的！”

目角下垂儒士淡然一笑道：“谁不知道你奔月嫦娥的厉害，十二年前，在下还被你踢了一绣腿呢！”话毕，哈哈大笑起来。

奔月嫦娥怒极的道：“你们意欲何为？”

目角下垂儒士收敛笑声，道：“没什么，只想与你亲热一番，以偿十载相思之苦。”

一向没说话的目角上翘儒士，忽然前踏一步，抱拳向奔月嫦娥一揖到地，道：“说老实话，谁也没有我秦中生爱你之深，十年来，我几乎无时……”

一面说，一面动手欲扑奔月嫦娥丰满的胸脯。

奔月嫦娥本是一个武林好手，尤其轻功绝佳，故有“奔月嫦娥”之号。她今天忍辱负重不与计较，一则，对方三人；知非其敌，再则手携幼侄未免受累，但目角上翘儒士秦中生居然向她动起手来，哪还能忍耐得住，当下，娇叱一声，一扬玉掌，即向秦中生面门劈去。

秦中生将头一偏，后退一步，哈哈笑道：“好！好！骂是痛，打是爱，我的心肝我亦得表示表示我的爱意。”话落身动，五指如钩，疾扣奔月嫦娥乳峰。

奔月嫦娥心头一震，忙将金童向后再一甩，直把他甩出八尺之外，跌倒地上，同时斜闪一步，运掌反扫对方腰胁。二人一来一往，眨眼间，各即打出五招。

金童慢慢站起，双手揉了一下屁股，恨得双拳紧握，双目圆睁，却不敢上前相助。

獠牙儒士曹全，见秦中生久战不下，双目一转，运劲十指，悄悄走至奔月嫦娥身后，陡然一式“饿虎扑羊”，疾抓奔月嫦娥香肩。

金童乍见之下，吓得惊叫一声：“姑姑！”

奔月嫦娥一心对付秦中生，未防身后有人偷袭，乍闻金童惊叫，心头大惊，顿时，即感一阵锐风逼来。

她无暇回头观看，也无暇翻身招架，急忙斜闪。

她这一闪，当真快捷无比，但仍稍嫌迟了一些，左肩衣服，已被曹全撕去一大块，露出洁白晶莹的肤色。

獠牙儒士曹全将撕下的衣服凑近鼻端嗅了一嗅，哈哈笑道：“好香！好香！有这东西，我色狼曹全可毋须喝酒了。”又凑近鼻端一嗅，道：“唔！真令人不饮而醉！”

奔月嫦娥闪出八尺，右掌紧按着肤色外露的左肩，又羞又气，急得几乎掉下泪来。

秦中生嘿嘿笑着，向奔月嫦娥走近两步，道：“他有色狼之称，我有淫魔之号，你怎能厚彼薄此，醉人的东西仅给他一人？”

奔月嫦娥贝齿一咬，怒叱道：“我与你们拼了！”双掌运足十成功力，左取淫魔秦中生，右取色狼曹全。

色狼见掌劲卷来，欲运掌硬接，淫魔忙喝止道：“不可伤她，快闪！”话间，二人已运步闪退数尺，避过掌势。

淫魔向色狼神秘一笑，道：“如伤了她就没有意思了，我们要使她心甘情愿才有情调。”

色狼点首道：“对！趁早吧！”

二人互相一使眼色，极快的同扑而上，尽采快速的抓、

点、拿三种手法。

奔月嫦娥如与其三人中一人对敌，足可立于不败之地。现要以一对二可不是她武功所能胜任了，十招一过，即见她娇喘吁吁，额上见汗，手忙脚乱，险象环生；但她不能被辱，否则无脸活于世上了。

于是，她一方面死命的抵抗，一方面高声叫道：“童儿快逃！快逃！”

金童年纪虽小，却也看出姑姑已陷险境，又惊又怒，但自己无力相助，只紧握小拳，圆瞪双目。

他乍闻姑姑叫他逃走，心灵一愕，不禁淌下泪来。他向谷口走去，却又不忍丢下与他相依为命的唯一亲人，竟呜咽的哭了起来。

奔月嫦娥见他不逃反哭，急得也几乎想哭；但在此生死关头，哪还有哭的机会，急喝道：“哭什么？快逃！”

站在一旁观战的目角下垂儒士吴一奇，双目一转，阴沉沉的奸笑了几声，双脚一拔，扑至金童身后，一伸手，紧紧握着金童的右臂，左掌按着金童的脑门，向正在剧斗中的三人喝道：“住手！”

淫魔和色狼闻声，立即后纵一丈，同声道：“大哥何以如此？”

吴一奇双目转了几下，嘿嘿奸笑道：“何必多费手脚，她如不要小家伙的命，就由她去吧！”

淫魔色狼闻言，立时恍然大悟，同时哈哈大笑起来。

奔月嫦娥乍见吴一奇捉住金童，知他要以金童的生命作要挟，顿时，悲愤交集，差一点昏倒在地；但悲愤尽管悲愤，金童生命已被人握住，悲愤是不能将事情解决的。

吴一奇嘿嘿奸笑道：“金姑娘，你懂得在下的意思么？”

只要你答应在下的要求，在下决不会损小哥儿一根毫毛，否则，让你姑娘也知道我桃花贼的为人，嘿！嘿！”

奔月嫦娥闻此言后，双目一闭，泪珠顺颊而下，心如针刺，柔肠欲断。

她脑际间，像风车一样乱转，衡量着事情的轻重和利害。她想：这三个魔头，是出名的阴险毒辣之人，说得出，也做得到，如我不答应他们要求，童儿十九不能保命。

金家有两代血仇，现只剩我们姑侄二人，而他正是金家的命根，我不救他，谁来救他，我虽可找名师，苦练武功，为金家报仇，但我却不能为金家传后，金家可要绝后了，再说，童儿死后，这三个魔头是否肯放过我？

她想至此，不禁又滚下两行痛泪，继忖：这三魔为我而将童儿作要挟工具，如童儿死了，我虽未杀伯仁，伯仁却为我而死，黄泉路上，有何面目见父母和兄嫂；但，我又岂能忍受三魔的凌辱？

这样吧，我假意答应他们要求，待他们放走童儿后，再与他们一拼，如逃不出他们的手掌，就自劈而死。

她心念已决，忍受着内心的悲愤和羞涩，双目喷火，脸若冰霜，冷冷的道：“你们有何要求！”

吴一奇嘿嘿笑道：“姑娘你又不是小孩，还要在下说出口来么？多难为情。”

奔月嫦娥冷哼一声，道：“你把我侄儿放走再说吧！”

吴一奇道：“那怎么行呢？”

奔月嫦娥道：“我答应你的要求还不行么？何必逼人太甚。”

金童虽不大明白他们所谈要求的涵义，但他很清楚吴一奇等三人不是善类，并意识到所谓要求，必然是对他姑姑

有绝大不利，甚至有生命之危。

仍猛力挣扎吴一奇紧握的右臂，但没有一点效用。他双目瞪得老大，对他姑姑道：“姑姑：他们都不是好人，你切不可听他们的鬼话。”

吴一奇阴然笑道：“小哥儿！难道你不想活了？”

金童右手一翻，一拳捣向吴一奇的小腹，怒道：“不活就不活！”

吴一奇冷哼一声，握金童右臂的手猛力抖了一抖，只见金童惨叫一声，顿时，脸色苍白，身子下缩。

奔月嫦娥见状，五脏欲炸，遽然冲上，运足十二分的功力于双掌，意欲同归于尽。

吴一奇大喝一声：“姑娘清醒些！”

奔月嫦娥浑身一震，随即停止冲出之势，站在当地，怜惜的看着浑身瘫痪，汗落如雨的金童，一动不动。

吴一奇阴笑道：“你肯与在下合作，在下再不懂人情世故，也不会伤害你的侄儿，所谓‘同船过渡三世修’，何况待会你我就是夫妻，哈！哈！”

奔月嫦娥为救金家命根，已决定牺牲自己，一切的秽语，她均已不在乎了，当下，冷静的道：“你先把我的侄儿放走，你们爱怎么办都可。”

“好的！”说时，松开紧握金童右臂的手。

金童被释，臂骨仍感隐隐作痛，但他忍耐着，站了起来，一爬一跌的扑入他姑姑的怀中，痛哭起来。

奔月嫦娥满脸寒霜，没有流泪哭泣，也没有劝慰金童的痛哭，只紧紧的把金童抱着。

好半晌，才把金童轻轻推开，庄肃而严厉的道：“童儿！不要哭了，记住！这三人叫武林三腐儒，桃花贼皇一

奇，色狼曹全，淫魔秦中生，你现在认真看清三人的面貌。”

金童闻言，不自主地认真看了三人一眼。

奔月嫦娥继道：“出谷后，即找名师学艺，要坚强下去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，都不可颓唐。要知道，你祖父、父母，以及姑姑我的血债都要靠你去索还。”

“姑姑：你……”

“不要多问，坚强起来，去吧！”

“姑姑：你不同童儿一块儿走？”

“我们不能同时走，如我一走，你就不能走了！”

“姑姑，我不走，你走好了！”

“不准多说，快去吧！”声色俱厉。

金童浑身颤抖，痛泪盈眶，生离死别的情绪，塞满了他的小心房，一步一回头，依依不舍的向出口走去。

吴一奇忽然纵身拦阻金童去路，道：“小哥儿慢走！”

奔月嫦娥喝道：“姓吴的，我已经答应了你们，为什么还不准他走？”

桃花贼吴一奇奸笑道：“金姑娘你也不想想，现天已快黑了，一个孩童在此深山峻岭单独行走，叫他到哪里去，难道不怕遇上巨蛇猛兽么？”

他真有那么慈悲么？不！只是猫哭老鼠假慈悲罢了，因为奔月嫦娥刚才叮咛金童之言提醒了他，他不但怕放走了金童后患无穷，更看透奔月嫦娥的心，知道如金童走后，奔月嫦娥必然自杀，他的一番苦心，将变成白费。他认为必须留金童在谷中，方可达到愿望，愿望达到后，再将二人除去，以绝后患。

奔月嫦娥因悲痛攻心，爱侄心切，一时竟失察吴一奇的奸谋，竟也认为金童夜经深山峻岭，纵不被巨蛇猛兽吞噬，

也可能滑落悬崖跌毙，心中竟失了主意，不知所答。

桃花贼吴一奇道：“在下认为小哥儿就在这谷中等一会，最多一个更次，你就可带他出谷。”

奔月嫦娥暗叹一声，忖道：“世上真有欲死不能的事，我金碧霞前世造了什么孽？”紧闭双目，不言也不动，听从命运的安排。

色狼曹全性情最急，一见奔月嫦娥神态，急向她走去，伸手欲将她抱入怀里。

桃花贼吴一奇忙喝道：“兄弟不得鲁莽，先点她的穴道，以防有变。”

色狼曹全一怔，后退一步，运指疾点奔月嫦娥气海建里二穴。

奔月嫦娥穴道被点，立感气血逆转，筋脉痉挛，浑身一阵颤抖，瘫痪而倒。

桃花贼又急喝道：“不可伤她元气，快换点四肢曲池、曲泉二穴，否则，便没有意思了。”

色狼曹全，即点奔月嫦娥双臂曲池穴和双腿的曲泉穴，然后，拍解先点的气海和建里二穴。

金童见色狼曹全点他姑姑穴道，不顾性命的随手拾了一块青石，怒喝一声，猛力向桃花贼击去。

其时，桃花贼正指挥色狼换点奔月嫦娥穴道，不防金童会来这一着，“噗”的一声，正中桃花贼背心，力量虽不甚大，但他在毫无防备之下，竟也被打得几乎口吐鲜血。

桃花贼急然回过身来，冷哼一声，道：“小子你找死！”右腿猛力踢出。

金童见桃花贼转过身来，知道不妙，急欲翻身逃跑，但他刚翻过身来，臀部已被重重的踢一脚，直把他踢起三四尺

高，跌出一丈之外，仿佛筋折骨断一样，爬不起来。

桃花贼并未追击，回过身来，见色狼已点了奔月嫦娥四肢曲池、曲泉二穴，并已解开原点的气海、建里二穴，正欲将她抱向僻处，急忙喝道：“兄弟慢点！”

色狼双目火红，不悦的道：“大哥尚有何吩咐？”

桃花贼慢慢地走了上去，冷然道：“万事由头起，三弟暂等一会吧！”话毕，伸手欲将奔月嫦娥接了过来。

色狼后退一步，拒绝将怀中玉人交给桃花贼，愠怒道：“你的意思要你占先？”

桃花贼冷然道：“理所当然。”

色狼暴吼道：“什么理由？办不到！”

站在一旁的淫魔秦中生疾步走了上来，道：“大哥三弟都不要争，还是让我先来吧。”

色狼向淫魔轻蔑的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凭什么？”

淫魔阴沉的一笑，道：“凭什么？就凭本人先与她动手一点，就有权偌先。”

色狼冷笑道：“笑话，凭你这点能耐，若非小弟及时出手，恐怕已作桃花鬼了。”

这一番话激动了淫魔的真火，杀机隐现，连声冷笑了半晌，方道：“兄弟不敢自吹有多少能耐，不过吃你姓曹的却足足有余。”

桃花贼忽然双目一转，计上心来，即幸灾乐祸的笑道：“好！这办法最好，你们二人就以武功见高低，胜者占先，败者居二，我做大哥的殿后好了，不过，彼此兄弟点到为止，不要太伤和气。”

这番挑拨之言，更激起二人相搏之心，因为得胜可消心中的憋气外，尚可获得一个冰清玉洁的处女身，哪会想到桃

桃花贼

花贼另有奸谋！

色狼俯首望了一眼半昏半醒的玉人，怒火更烈，冷笑着将奔月嫦娥放在地上，向淫魔逼进，道：“来吧！试试小弟是不是好吃的！”

淫魔道：“我们远一点，不要影响不能动弹的她。”

色狼道：“走吧！”领先纵出三丈之外。

淫魔及时跟上，冷笑道：“请吧！”

色狼并不客气，运足十成功力于双掌，立使一招“推山填海”，掌发狂飙，向淫魔胸前疾卷而去。

淫魔见色狼一出手就倾全力攻击，心中大怒，不敢怠慢，也以十成功力，使出一招“泰山石敢当”，硬接过去。

双方掌劲一触，顿起一声焦雷，雷声起处，狂风激卷，干草沙石，漫天飞舞，几乎不见星月，余音回旋，历久不散。

在旁观战的桃花贼，见二人一动手，就以全力硬碰，内心大快，心道：“龙虎相斗，两败俱伤，鹬蚌相持，渔人得利，勇者终败于智者，我吴一奇生具桃花命，要推也推不掉了。”

桃花贼一面得意，一面看二人剧斗，见二人都被对方雄浑掌劲震退三四步，同时脸色大变，呼吸急促，无分高下。

色狼连吸二口气，又骤运双掌，重上前去，大喝道：“再接小弟一掌试试！”

淫魔也集劲于掌，慢慢走来，冷笑道：“接你十掌又待何妨！何况一掌！”

二人走至相距三步处，双方又用原来招式，推出全身劲力，倏然又起一声焦雷。

这一招，相距甚近，双方的感受，要比第一招厉害得多，只见二人同时踉跄后退六七步，口喷鲜血，但二人并不